

# 百年中国科幻不辱使命

□ 王康友

在科普事业的发展大局中，科普创作是科学普及的源头活水，地位十分重要。而科幻作为近年来我国科普创作天地中的生力军，更是充满朝气与活力，带动了科普创作和科普产业的繁荣发展。科幻在激发人类想象力，培养科学兴趣，促进创新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具有独特的魅力和感召力。

科幻文学萌生于19世纪初期的西方，是以科学为源文化的文学形式。科学性是科幻作品的根本。科幻作品需基于一定的科学依据，但未必等同于现实世界的科技细节，也不追求科学印证，科幻是假说式的，甚至是想象的，艺术的“科学”。科幻作品的灵魂是“幻”。想象力是科幻作品之翼，科幻作品的“幻想”，并非违背科学常理的“胡思乱想”，而是基于科学基础之上的、闪耀智慧火花的“奇思妙

想”，蕴含着无穷的创新思想和创造力。科幻作品的精髓是批判性。初期科幻作品的批判向“外”，多是对社会的批判；当代科幻文学的批判则常常是向“内”，拿科学本身开刀。对科学本身的批判、怀疑和反省，恰恰符合科学的精髓，即怀疑精神。

科幻作品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文学层面，更彰显于科技与社会发展领域。科幻作品关注科技发展对人类文化及更深层面的影响，开启思想实验与创新之门，引导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是当今时期科学普及及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新推手。

科幻文学的初始使命之一是普及科学，传承知识。科幻小说在晚清肇起之初就与科普有着天然的联系：“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鲁迅在20世纪之初率先从日本翻译引进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传播科学和技术，目的就是

“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即用文学化的方式传播科学和技术。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科幻再次应运而起，惠及民识，负笈科普。此后，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又几经起伏，辗转至今日的繁荣初现。当然，也有人认为不应将科幻功能强加于科幻作品。事实上，科幻作品在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培育创新意识方面，正具有科普的重要功能。如果人为地把科幻中的科普功能全面剔除，就会削弱中国科幻的历史承载感和使命感，同时会减低它在读者中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近年来，科幻在发达国家已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科幻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状况。中国科幻也已经走过百年历程。经过几代作家的

辛勤耕耘，科幻创作取得可喜发展。一是科幻创作队伍不断壮大，涌现出王晋康、刘慈欣、韩松、何夕、杨鹏、郝景芳等一批优秀作家；二是产出了一批优秀的、甚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幻作品，如《三体》《天父地母》《红色海洋》《天年》《逐影追光》《北京折痕》等。中国的科幻创作正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机。

中国科协对科幻创作十分重视，先后支持中国科普研究所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设立“百年中国科幻小说精品赏析”“中国科幻的思想者——王晋康科幻创作研究文集”“中国科幻的探索者——刘慈欣科幻小说精品赏析”等科研项目专题，旨在搭建中国科幻理论深入发展的理论平台，激励和鼓舞中国科幻作家的创作信心，提升读者的阅读水平。

特别是2016年9月，中国科协

主办的“2016中国科幻季”，通过2016中国科幻大会、国际科幻高峰论坛、科幻银河颁奖典礼、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颁奖典礼、中国科幻史展、魅力科幻嘉年华、印象科幻片展映等系列活动，激发中国科普科幻创作的潜力，推动科普科幻产业的发展，为科普科幻相关作者、专家、媒体、影视、产业和读者等相关方面提供相互交流、融合发展的平台，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位科幻作家曾讲过：“科幻文学并不承担普及具体科学知识和预测未来的义务，但是一部优秀的科幻作品一定能够达到这两种效果。”我们相信，只要人类离开科学技术，科幻文学也会永葆其生命力。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党委书记、理事长。这是作者为《百年中国科幻小说精品赏析》一书撰写的序言。本报有删节，标题系编者所加。）



《百年中国科幻小说精品赏析》集中国科幻文学一个世纪的精神于一体，总结了自上世纪初科幻文学进入中国至今的中国科幻小说的优秀作品，所选取的作品风格多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展现了国内科幻文学发展的清晰脉络，准确地勾勒出中国科幻小说的整体轮廓，描绘出在一个世纪的岁月里中国人对未来的想象和宏伟画卷。这套选集无疑对中国科幻文学赏析和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刘慈欣，著名科幻作家，亚洲首位科幻“雨果奖”获得者。

## 绘脊梁风采 颂时代楷模

□ 郭日方

为了庆祝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和中国科学院建院68周年，中科院文联于11月14日至19日在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举办了《时代楷模 国家脊梁：青年画家杨华“两弹一星”功勋人物肖像画展》，我觉得很有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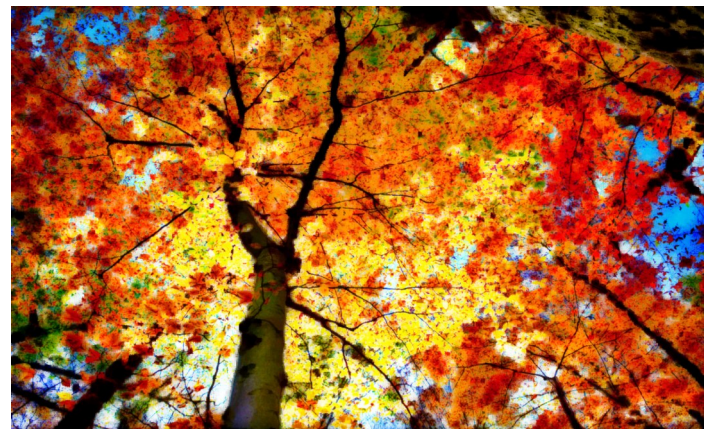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号召文艺工作者“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作为对总书记讲话精神的贯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科院美术家协会会员杨华开始了“两弹一星”功勋人物画的创作，历时两年多。

“两弹一星”是一项重大国家任务。它维护了国家安全，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激发了爱国热情；“两弹一星”精神所体现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是研制两弹一星工程的杰出代表，是时代的楷模，共和国的脊梁。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优秀的艺术作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能够让人震撼，让人心动，让人的灵魂受到洗礼，得到升华。两年多来，青年画家杨华潜心科学家肖像画的创作，克服了很多困难。她以令人震撼的大肖像的形式表现每一位功勋科学家的神韵。她在继承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现实主义画作的精髓，第一次让中国水墨人物画以大幅肖像写实的方式来表现，突出了“两弹一星”功勋人物的精神面貌和高雅气质，一个个人物被刻画得栩栩如生，精神气质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制作精良的画作称得上是“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

中科院建院68周年以来，在党的领导和无数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为国家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人物。科学家是一个贡献大、奉献多、关注少、回报低的群体。社会对他们的关注还远远不够，许多感人的科学家的事迹还不为人知，知之甚少。作为中科院文联主席，我对此种状况常常感到不安，有一种使命感和紧迫感。这次画展是以绘画的形式来讴歌科学家，是中科院文联在讴歌科学家方面拓展出的新的艺术形式。

让艺术与科学完美结合！让艺术为科学更好地服务！（作者系中国科学院文联主席，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原副理事长，“中国新诗百年百位最具影响力诗人”。）



五彩斑斓 贾泉生 摄

科幻，也即科学幻想，关于它的定义，学界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较学究的定义是：“科学幻想，是根据有限的科学假设，在不与人类最大的可知信息量冲突的前提下，虚构可能发生的事件。”在我看来，所谓“科幻”，无非就是人们利用现有的科技知识，对未来人类社会乃至宇宙万物的一种尽可能穷极的展望和遐想。

科幻的根基是科学，没有科学原理支撑的那不叫科幻，而是妄想、胡思乱想，是空中楼阁、水中明月。科幻的源泉是幻想，是想象，幻想和想象既是人类有生俱来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的一种宝贵潜质，又是人们破解大千世界、环宇空不解谜团、向往美好未来的一种不懈追求。没有想象的科幻，必然毫无新意；没有幻想的科幻，定是索然无味。

因此，学习掌握、融会贯通科技知识，展开想象的翅膀，放飞幻想的思维，乃是进行科幻创作的必要前提。在这方面，儿童尽管还没有必备的科学知识，但他（她）们天生就是幻想的专家、想象的天才，保护、鼓励他们的这种潜质，对于启迪、发掘他们的创造力至关重要。儿童对神秘的天空总是充满好奇，说出的话常常充满奇特的想象，令人惊奇不已，记录下来，就是一首首充满《童趣》的科幻诗歌：“天空闪过一颗流星/女儿舞着小手枪嚷道/那是我打下来的”；“妈妈/月亮是不是/被白天鹅失走的气球”；“爸爸/天上补满了星星的补丁/明天肯定不会下雨”。

太阳是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源泉，它为万物生长提供必需的光和热。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太阳表面有时会长出一颗一颗“小黑痣”。对此现象，我国史书早有观察记载，《汉书·五行志》载曰：“成帝河平元年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我们知道，这种“小黑痣”实际上就是太阳黑子，但古人却无法说清其成因和表象。

在西方，一直到17世纪，太阳黑子一直被忽视，人们始终认为太阳上不可能有黑点，因为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太阳是完美无瑕的”。自伽利略1610年首次用望远镜观察到太阳黑子，并发现它是太阳表面非常普遍的现象之后，人们对黑子的认识开始逐步深化。黑子其实就是太阳光球上的低温区，因为其温度比太阳光球表面温度低1000至2000摄氏度，故看上去像一些深暗色的斑点。导致黑子温度低直接原因则是因为它自身具有强磁场，这种强磁场能抑制太阳内部能量通过对流的方式向外传递，从而使该区域的温度降低。

我们常常把伟大的人物比作太阳，太阳有了黑子，似乎就不太好歌颂了。其实，想象一下，如果把太阳比作一位美丽的姑娘，即使她脸上有几粒雀斑，仍然不失其美丽，照样值得爱慕、追求。《太阳黑子》，这样一首带点科幻味道的诗就是这样写成的：“太阳是个美丽的姑娘/美中不足的是/脸上有几粒雀斑//太阳是个多情的姑娘/稍感遗憾的是/眼中有几星凄凉//太阳是个好姑娘/你又不曾用天文望远镜和她恋爱/为何这般的她打量”。

成都被誉为中国的“科幻之都”，以科幻杂志社为核心，培育出了刘慈欣、王晋康、何夕等一批著名科幻作家，策划出版了《三体》等畅销科幻图书。随着科幻文化产业逐渐火热，近年来，四川省科协牵头提出，在成都规划建设“中国科幻城”，并主办中国科幻产业论坛，着力打造“中国科幻之都”城市名片。《科幻世界》由四川省科协举办，是目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专业科幻出版机构，曾连续三年荣获中国期刊出版政府奖。

2017年9月8日，我曾拜访四川省科技馆，与科技馆同仁和《科幻世界》编辑座谈，共同探讨科幻产业发展之道。会上，我即兴赋诗一首，以表达对这些致力于科幻出版、科普传播同仁们的敬意和期盼：“开天人类即好奇，穷宇志地探奥秘。疑惑无解增神鬼，真相可析添定理。遥溯未来托幻想，俯兴现实依科技。大千世界多精彩，万众流星捧《三体》。”

（作者为中国科技馆党委书记、副馆长。）

不我待，能者多劳，接下来的北京、上海等地的科幻口述史还有赖这支强有力的团队。

其次，《追梦人》以标准的口述史研究方法为研究者留下了较为可信的史料。口述史研究不是简单的访谈记录，它有着通行的研究方法规范，比如，访问者的角色设置、查找文献档案加以互证、对口述史料进行加工、整理、研究和提升等。科幻口述史的访问者是资深科幻编辑杨枫老师。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绝不是一个虚置的聆听者角色。与之相反，以其对受访人和历史背景的了解，她经常有效地引导受访人给出极具价值的回答，并形成了事实上的对话，演奏出一曲

动听的“多声部合唱”。

同时，团队做了海量的资料搜集和验证工作，比如书中大量的图片资料均配有详细的文字解说，人物照片均有人名对应（无法确认的则以XXX代替），其工作的严谨程度可见一斑。正因如此，这本书所提供的口述史料为更深入的当代中国科幻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比方说，在我未来将进行的中国科幻史的研究工作中，《追梦人》绝对会是案头必备的参考书。

我相信，将来我还会反复阅读《追梦人》这本书，不管是科幻迷的身份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还是以研究者的身份从中获取可信的史料。向所有的科幻追梦人致敬！

## 我以诗作说科幻

□ 苏青



第一排：于敏，王大珩，王希季，王淦昌，邓稼先  
第二排：朱亚光，孙家栋，吴自良，任新民，陈芳允  
第三排：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赵九章，姚桐斌，钱骥  
第四排：钱三强，钱学森，郭永怀，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

## 北京建筑大学启骥书画艺术研究院成立

科普时报讯（记者李莘）11月15日，以著名书法家爱新觉罗·启骥先生名字命名的“启骥书画艺术研究院”在北京建筑大学成立。启骥先生为首任院长，该院依托学校人才和资源优势，立足学校实际，为校内师生提供艺术教育和培训，提升师生文化素养和艺术品位，同时服务中小学艺术教育。

成立仪式当天，启骥先生为来自北京石油化学工业学院、北京建筑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建筑大学金秋书画社等200余名师生做了书法文化讲座。启骥表示，书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人要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事，中国书法传递的真善美的真谛不仅阐释着写好中国汉字的法则和规律，而且启迪着做人做事的道理，希望自己能够发挥余热为中国的书法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北京建筑大学将借助书画艺术研究院的平台和资源，提升学校文化建设，将艺术教育融入学校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体系，让高雅艺术走进课堂、走进学生，培育学生艺术情操和艺术品质。



## 讲述科幻拓荒者背后的故事

——读《追梦人：四川科幻口述史》

□ 三丰

人的出现和很多事情的发生，到现在想想都感觉真有些不可思议。《科学文艺》为什么能在不利环境中得以幸存？国际性科幻会议为什么能于1991年在成都召开？韩松、王晋康、何夕、刘慈欣等领军人物为什么会出现在亟需明星作者的时候先后涌现？《科幻世界》怎么就那么巧“押”对了1999年的高考作文题以致销量暴涨？如此种种，让我不由感慨，也许是一系列小概率事件使得中国科幻的香火得以延续，并推动它发展到了今天。

然而，当我读完《追梦人》后，我却从这些偶然性中看到了必然性。正是童恩正、周孟璞、杨潇、谭楷等一位位前辈对科幻矢志不渝，咬定青山不放松，才能在艰难困境中创造出一个个看似不可能的奇迹。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书也是一代科幻人的创业史、奋斗史。

书中充满了让我感动的故事，其中一个就是杨潇老师争取199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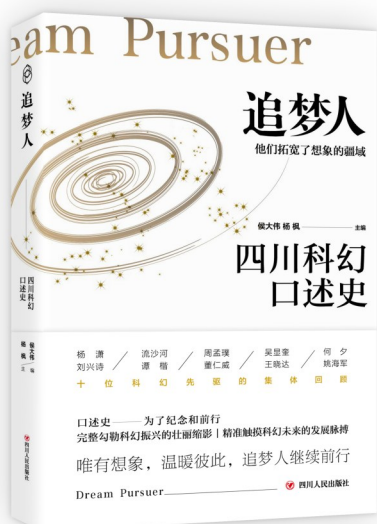
WSF年会在成都召开的经历。之前我就听说1990年她8天8夜坐火车赴荷兰海牙夺回会主办权的故事。这次又读到她自己详细讲述了1989年在圣马力诺首次参会便从“只有个idea”到最后“柳暗花明”“转败为胜”争取到主办权的前前后后。虽然她自己说这段经历“狼狈透顶”和“难于启齿”，但我从中看到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和对科幻的拳拳赤子心。

要感谢口述史这样的特殊体例，使得每位受访人独特而鲜活的语言风格得以保留。所以读这本书就像是当面聆听前辈们讲那过去的故事，有一种带着VR眼镜和老师们对话的身临其境感。比如读刘兴诗老师的讲述就特别有意思，读着读着，一个童心未泯、幽默敢言的老小孩形象跃然于纸上。当然，也希望今后八光分团队在适当的时间放出采访视频，让我们有机会在视听维度上接受更多的口述信息。

第二遍阅读的身份是研究者。就我个人所见，有关中国科幻

史的文章不在少数，但几乎未有成体系的专著出现。刚刚出版的“百年中国科幻小说精品赏析”系列和即将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武田雅哉和林久之合著的《中国科幻小说文学馆》也许可以算是填补了这一空白。在已有的科幻史书写中，晚清科幻小说相关的研究成果丰硕，是一大亮点。与之相比，1977年以来的当代中国科幻史却缺乏系统的论述。在我看来，《追梦人》一书对于当代中国科幻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追梦人》以口述历史的形式抢救了一部分濒临遗失的中国科幻史料。活跃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科幻前辈们已步入晚年，再不从他们口中采集相关资料就会产生绝大的遗憾。此前吴岩老师曾发起但并未大规模实施的“中国科幻口述史”项目也是基于这一考量。事实上，周孟璞先生在在做完“四川科幻口述史”访谈十余天后因病溘然长逝。这也凸显了此项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也由衷佩服八光分团队的高效工作，在短短时间内就拿出这份厚重的成果，实属不易。时



侯大伟和杨枫主编的《追梦人：四川科幻口述史》，我先后读了两遍。

第一遍阅读的身份是科幻迷。如此沉甸甸的一部科幻口述史，十位耳熟能详的四川科幻人娓娓道来和科幻有关的人生经历和思考，对我这样的科幻迷而言无疑是一场饕餮盛宴。

此前研读中国科幻史时，我常常在想，当代中国科幻发展的历程中充满了种种神奇的偶然性。很多